

郭松民

「玻利瓦爾革命」的教訓



各說各話

無論我們怎樣同情正在遭受美帝國主義入侵的委內瑞拉，但委內瑞拉的虛弱是非常明顯的。

算起來，距離1999年查韋斯第一次當選委內瑞拉總統，發起玻利瓦爾革命，已經整整26年了，但委內瑞拉在團結內部，發展經濟，威懾帝國主義入侵方面，仍然不如人意。

新中國成立第26年的時候，正是1975年。

正如周恩來總理在四屆全國人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已經建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工業化，打贏包括抗美援朝在內的五次戰爭，擁有了原子弹、氫彈，再也沒有哪個國家敢輕易欺負我們了。

也許我們不應該以新中國為尺度，但無論如何，玻利瓦爾革命——儘管無疑取得了巨大成就——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並且呈現了某種「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頹勢。

什麼是玻利瓦爾革命？

概括來說，是20世紀90年代末由查韋斯主導的委內瑞拉系統性社會變革運動，以「解放者」玻利瓦爾命名。

政治上，玻利瓦爾革命主張以參與式民主替代代議制，建立公社大會、社區委員會等自下而上的權力機構，推行「和平革命」與憲法改革，強調人民民主權與權力去中心化。

經濟上，主張實現石油等戰略產業國有化，限制外資與寡頭，建立公社銀行、社區生產合作社，推動「內生發展」與經濟民主，減少對外部市場依賴。

在社會層面，依托石油收益推進免費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打擊貧困與不平等。

玻利瓦爾革命在查韋斯的強力推動下，以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的名義，在委內瑞拉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一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在社會民生領域，通過免費醫療、普及基礎教育、住房保障項目，大幅降低了委內瑞拉的貧困率、文盲率，提升了底層民眾的醫療可及性和生活保障水平。

在經濟與資源主權領域，將被美國資本控制的石油工業收歸國有，利用石油收益反哺社會民生。

在外交領域，奉行反霸權主義，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部分打破了美國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提升了委內瑞拉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

正因為如此，查韋斯在委內瑞拉享有崇高威望。2002年，查韋斯一度被軍人政變推翻並扣押，但數百萬委內瑞拉群眾上街頭支持他，政變很快垮台，查韋斯再次出任總統。

遺憾的是，玻利瓦爾革命在持續了一段時間後，很快就難以為繼了。

從外部環境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制裁與孤立是革命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美國針對委內瑞拉的石油禁運、金融制裁，切斷了其國際融資與貿易渠道，加劇了國內通脹與物資短缺；

同時，美國還公開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勢力，破壞政局穩定。

從內部邏輯上看，玻利瓦爾革命並未從根本上觸動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核心結構，其對所有制的調整以溫和改革為主，未突破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框架。

第一，委內瑞拉並沒有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查韋斯時期只徵用過約10%的「閒置土地」分給農民，而且多數後來又被法院判決歸還，大莊園（latifundio）結構根本沒動。

第二，查韋斯僅將部分能源、通信等領域的外資或私人企業收歸國有，但這屬於對私有制的局部調整，而非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系統性變革。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履行革命承諾，委內瑞拉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收入，而國際

油價的波動以及美國的封鎖，直接衝擊石油收入，導致社會福利（免費醫療、教育等）失去資金支撐，民眾不滿情緒積累。

第三，查韋斯曾推動合作社運動，鼓勵建立工人、農民成立合作社，試圖拓寬生產資料的共享形式，但合作社在國民經濟中占比不高，未能成為主導性的所有制形態。

革命必須徹底。走「第三條道路」，即試圖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

玻利瓦爾革命陷入困境的根本教訓，在於未能徹底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未能依靠並鞏固農階級的主體地位、未能突破帝國主義的外部束縛，具體可歸納為三點：

——生產關係變革的不徹底性，違背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邏輯。

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玻利瓦爾革命雖對能源、土地等領域實施局部國有化與改革，但並未動搖私有制的主導地位——土地改革因忌憚大莊園主階級的反抗而半途而廢，合作社經濟始終依賴政府補貼未能成為國民經濟主體，石油等核心產業的國有化也未配套建立起公有制下的科學管理與分配體系。

這種「改良式」調整，既未解決生產資料被少數資產階級、封建莊園主階級壟斷的根本矛盾，也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律的制約，最終在油價波動、資本外流等衝擊下失去支撐；

——工農階級主體地位的缺失，缺乏革命的堅實依靠力量。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依靠。

玻利瓦爾革命雖以改善民生為口號，推行免費醫療、教育等福利政策，但並未從制度上賦予工農階級參與國家治理、掌控生產資料的權利——農民獲得土地的進程緩慢且不徹底，工人在企業管理中缺乏話語權，合作社的發展也未形成工農階級自主聯合的組織形態。

革命的領導力量——查韋斯-馬杜羅集團——未能與工農階級建立牢固的階級聯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與資產階級、官僚階層形成妥協，導致革命失去了最堅實的群眾基礎，當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時，民眾的支持便逐漸消解。

——未能突破帝國主義的國際壓迫，受制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革命必然面臨帝國主義的干涉與壓制。

玻利瓦爾革命試圖在不徹底打破國內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前提下，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其局限性十分明顯：

一方面，委內瑞拉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單一經濟結構，本身就是帝國主義全球分工體系的產物，革命未能推動產業多元化以擺脫對國際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面對美國的制裁、禁運與政治干預，革命缺乏聯合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戰略佈局，未能形成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最終在外部封鎖與內部經濟危機的雙重壓力下陷入困境。

玻利瓦爾革命的教訓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斷：不觸動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根基、不依靠工農階級的主體力量、不打破帝國主義的國際束縛，任何試圖走「中間道路」的改良運動，最終都難以擺脫失敗的命運。

最後，也許我們可以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的名言，為玻利瓦爾革命做一個結論——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工人階級必須把竊據社會主人地位而不是為社會做公僕的政府權力打碎，用他們自己的政府機器去代替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政府機器。」查韋斯、馬杜羅企圖運用舊的國家機器推進玻利瓦爾革命，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的努力失敗了，不過不要緊，新的、更徹底、更有前途的革命，將會從他們的失敗中誕生。

蘇麗莎

午夜的援手



寶島來鴻

日前吃壞了這東西，半夜起來拉了幾次肚子，使用馬桶沖洗噴槍時或許是我用力過度，沖洗噴槍突然斷裂，大量的水流出，我立即想到要關掉水管，才發現到水管是要用大字起子才能關掉？我找了老半天，卻找不到十字起子，水繼續不斷地流出來，浴室到處都是水。

獨居的我徬徨無助，半夜1:30分鄰居都在睡夢中，我要如何求助呢？

本想到頂樓去關掉水管的總開關，奈何？一時緊張，找不到往頂樓的鑰匙，手措無助時，突然靈機一動，我嘗試打電話

給里長，感謝天主，他竟然馬上聽電話，他獲知情況，二話不說，馬上說他會想辦法幫我立即處理。半夜時分，且外面下著滂沱大雨，吵醒里長，心中實在過意不去，20分鐘後，里長會同鄰長來到我家，幫忙用十字起子將水管關掉，並提供住家附近水電行的電話及聯絡人，以便聯絡為我換上新的馬桶沖洗噴槍。

當我陷入徬徨無助、恐懼的絕境時，里長及鄰長在深夜及風雨中伸出援手，他們的熱心相助是人性中最光亮的舉措，除了滿懷感動外，假日來時，在我能力所及，我願意成為別人的午夜援手，讓人性的光輝發揮的淋漓盡致。

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shangbaoforum@gmail.com

林輝煌

跨越三百年的血脈尋根

——漳州龍嶼林氏宗親赴南安康美福水村認親前考證側記



特稿

2025年12月7日，冬日暖陽灑滿閩南大地，一場跨越三百二十餘年的血脈溯源之旅溫情啟幕。漳州市台商投資區（原屬漳州市龍海區角美鎮，現由漳州台商投資區代管）龍嶼自然村，十六位林氏宗親在漳州市比干文化促進會監事長林喬銳、原監事長林清福的帶領下，專程前往南安市康美鎮福水村，開展認親前的實地考證。這場遲到三個多世紀的「尋根之約」，不僅收穫了福水村林氏宗親的熱忱迎接，更讓兩地林氏血脉對接邁出關鍵一步。

一、溯源：譜牒裡的三百年遷徙史

《南安福水村林氏譜志》的記載，為這段血脈淵源寫下確鑿註腳：福水村林氏第五世祖林奏功，身為進士、官至將軍，育有七子。其第二子林子方（又名林守約），於清朝康熙年間（約公元一千七百年）離開福水祖地，遷居九龍江畔的龍嶼開基立業，後育有應貴、應頤、應補、應結四子。

歷經十餘代繁衍，龍嶼林氏家族不斷壯大，部分後裔又分遷至角美鎮社尾、廈門市集美區灌口鎮東輝等地，如今總人口已超千人。為確保認親歸宗的嚴謹性，龍嶼宗親秉持「慎終追遠」的態度，決定以實地考證為基，在正式認親前踏訪祖地、核對細節，築牢歷史與文化認同。

二、考證：史實與親情的雙向印證

此次考證得到南安林氏源流研究會的高度重視，會長林金挺、理事長林國意、常務副會長林輝煌到場指導。

座談核史

菲律賓南安公會秘書長、福水老年協會會長林榮芳長主持座談會，兩地宗長圍坐交流，逐頁比對譜牒，就世系傳承、先祖名諱、遷徙時間等關鍵信息細緻研討，確保每一處記載都能相互印證。全程參與人員有市關工委副主任林振星宗長、南安市林氏源流研究會康美分會會長林加吉宗長。期間，林金挺會長還向漳州比干文化促進會代表贈送《南安市林氏源流研

究會第三屆理事會、監事會就職典禮特刊》，為兩地文化聯結再添紐帶。

謁祖敬先

座談會後，龍嶼宗親在福水宗親引導下，懷著恭敬之心前往林氏家廟拜祭列祖，又赴林賢將軍陵園憑弔。裊裊香火中，三百年的時空隔閡被血脈親情消融，先祖故事彷彿在眼前重現。

三、尋跡：

祖地的文化印記與家風傳承

為讓龍嶼宗親深度感受祖地底蘊，福水村精心規劃了參觀路線，每一處地標都藏著家族的歷史密碼：

走進標榜石堡，觸摸歷經風雨的石牆，聆聽家族防禦與聚居的往事；漫步華僑古民居，欣賞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感受先輩闖蕩海外的智慧與魄力。

駐足福水鄉村記憶館，通過實物與圖文，細數歷代先賢的奮鬥足跡，讀懂村落的人文積澱。

更讓龍嶼宗親動容的是，福水村作為知名「博士村」，崇文重教、人才輩出的傳統，與龍嶼林氏的家風一脈相承；福鐵山莊、「敬字亭」等文化地標，更是將「敬祖、崇文、向善」的家訓刻進了世代族人的基因裡。

四、共鳴：從認祖歸宗到未來共建

一天的考證之旅，讓龍嶼宗親對「根在福水」有了更真切的認知，歸屬感與認同感愈發強烈。福水村的厚重歷史、蓬勃生機，以及宗親們的真摯熱情，深深打動了每一位來訪者。

雙方宗長一致表示，此次考證不僅以史實確認了「龍嶼林氏源於福水」的血脈淵源，更開啟了兩地交流的新篇章。未來，兩地將建立常態化互動機制，通過定期互訪、青年交流、文化共同研究等活動，傳承比干始祖的忠孝文化與林氏家風，攜手為家族繁榮、鄉土振興、社會和諧貢獻力量。

夕陽西下，這場跨越三百年的尋根之旅暫告段落，但兩地林氏宗親攜手同行的新故事，才剛剛翻開第一頁。

稿於2025年12月8日

陳理華

小寒尋暖



特稿

小寒時節回到家裡，雞叫頭遍時，窗外還是濃得化不開的黑。風「颯颯」地貼著窗縫鑽進來，氣息如浸過冰的綢緞，拂過面頰。我縮在被子裡打了个哆嗦，趕緊把腳往床尾特意備好的熱水袋挪去，緊緊貼著那點行將消逝的餘溫——這是南方小寒清晨，最直接的尋暖方式。小寒是全年最冷的時節，冷得凜冽又真切，而人們尋暖的腳步，早已跟著寒聲動了起來。

在村裡，農戶人家都起得早。我若是賴床，母親準會在屋外大呼小叫，讓人不得安生。硬著頭皮爬起來，裹緊棉襖推開屋門，寒氣便如浸透冰水的棉絮，呼地一下裹住全身，連呼吸都滯澀了幾分。

院牆上的霧珠涼津津的，指尖一觸，涼意便往骨縫裡滲；牆角的枯草被風刮得東倒西歪，連麻雀啄食都縮著翅膀，不敢多耽擱。我沒多停留，快步折回屋裡——尋暖的第一站，從來都是飄著煙火氣的廚房。

屋裡早已被灶火烘得鬆軟暖和。母親正守在灶台邊，將幾根粗柴添進灶膛，「劈啪」的燃燒聲裡，火星子時不時蹦出來，轉瞬即逝，卻也捎來細碎的亮與暖。她握著長柄勺。

緩緩攪動鍋裡的粥，白茫茫的水汽裏著醇厚的米香，一股腦往人身上漫。「小寒天，就得先喝碗熱粥，暖得能扛到開春去。」

她轉頭衝我笑，用嘴努了努灶口：「過來烤烤火，驅驅寒。」我趕緊湊過去坐下，伸手攏在灶口，凍僵的手背被火舌舔得又燙又癢，蜷曲的指尖慢慢舒展開來。

順手拿起灶臺上的橘子，在火邊暖了暖，溫熱的橘瓣剝開來，甜香混著一縷

暖意滑進喉嚨，一股紮實的熱流便在胃裡漾開——這是家人用柴火與時光釀出的暖，尋得踏實，落得妥帖。

身上剛聚起的一點暖意，一出屋門便被風吹散了大半。我縮著脖子往村口去，卻見那裡早已聚起了一團光與熱。大爺們搬來椅子，圍著旺旺的篝火，將自己安放在冬陽與火焰之間。

每個人都裹成厚實的棉團，雙手